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稗編卷七十三

詳校官中書臣吳璣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錄監生臣葉椿

欽定四庫全書

稗編卷七十三

明 唐順之 撰

文藝二 詩賦

文心雕龍五論

劉 勰

銓賦原夫登高之旨蓋觀物興情情以物興故義以明雅物以情觀故詞必巧麗麗詞雅義符采相勝如組織之品朱紫畫繪之著玄黃文雖新而有質色雖糅而有本此立賦之大體也然逐末之儔沒棄其本雖讀千賦

愈惑體要遂使繁華損枝膏腴害骨無貴風軌莫益勸
戒此揚子所以追悔雕蟲貽誚於霧縠者也

辯騷昔漢武愛騷而淮南作傳以為國風好色而不淫
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蟬蛻穢濁之中
浮游塵埃之外曠然涅而不緇雖與日月爭光可也班
固以為露才揚已恣懟沈江羿澆二姚與左氏不合崑
崙懸圃非經義所載然其文辭麗雅為詞賦之宗雖非
明哲可謂妙才王逸以為詩人提耳屈原婉順離騷之

文依經立義駟虬乘翳則時乘六龍崑崙流沙則禹貢
敷土名儒辭賦莫不擬其儀表所謂金相玉質百世無
匹者也及漢宣嗟歎以為皆合經術揚雄諷咏亦言體
同詩雅四家舉以方經而孟堅謂不合傳褒貶任聲抑
揚過實可謂鑒而弗精翫而未覈者也將覈其論必徵
言焉故其陳堯舜之耿介稱湯武之祇敬典誥之體也
譏桀紂之猖披傷羿澆之顛隕規諷之旨也虬龍以喻
君子雲蜺以譬讒邪比興之義也每一顧而淹涕歎君

門之九重忠怨之辭也觀茲四事同於風雅者也至於
託雲龍說迂怪豐隆求處妃鳩鳥媒娥女詭異之辭也
康回傾地夷羿彈日木夫九首土伯三足譎怪之談也
依彭咸之遺則從子胥以自適狷狹之志也士女雜座
亂而不分指以為樂娛酒不廢沉湎日夜舉以為懽荒
淫之意也摘此四事異乎經典者也故論其典誥則如
彼語其夸誕則如此固知楚辭者體憲於三代而風雅
於戰國乃雅頌之博徒而詞賦之英傑也

論詩情采昔詩人什篇為情而造文辭人賦頌為文而造情何以明其然蓋風雅之興志思蓄憤而吟詠情性以諷其上此為情而造文也諸子之徒心非鬱陶苟馳夸飾鬻聲釣世此為文而造情也故為情者要約而寫真為文者淫麗而煩濫而後之作者採濫忽真遠棄風雅近師辭賦故體情之製日疎逐文之篇愈盛故有志深軒冕而汎詠皐壤心纏幾務而虛述人外真宰弗存翮其反矣夫桃李不言而成蹊有實存也男子樹蘭而

不芳無其情也夫以草木之微依情待實況乎文章述志為本言與志反文豈足徵是以聯辭結采將欲明理采濫辭詭則心理愈翳固知翠綸桂餌反所以失魚言隱榮華殆謂此也

聲律若夫宮商太和譬諸吹籥翻迴取均頗似調瑟瑟資移柱故有時而乖貳籥含定管故無往而不一陳思潘岳吹籥之調也陸機左思瑟瑟之和也槩舉而推可以類見

樂府詩為樂心聲為樂體樂體在聲瞽師務調其器樂
心在詩君子宜正其文好樂無荒晉風所以稱遠伊其
相謔鄭國所以云亡故知季札觀辭不直聽聲而已若
夫豔歌婉孌怨志迭絕淫辭在曲正響焉生然俗聽飛
馳職競新異雅詠溫恭必欠伸魚睨竒辭切至則拊髀
雀躍詩聲俱鄭自此階矣

文章辨體二十四論

吳訥

古賦按賦者古詩之流漢藝文志曰古者諸侯卿大夫

交接隣國必稱詩以喻意春秋之後聘問歌詠不行於列國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大儒荀卿及楚臣屈原離譌憂國皆作賦以風其後宋玉唐勒枚乘司馬相如下及揚子雲競為侈麗閎衍之辭而風諭之義沒矣迨近世祝氏著古賦辨體因本其言而斷之曰屈子離騷即古賦也古詩之義若荀卿成相侂詩是也然其所載則以離騷為首而成相等弗錄尚論世次屈在荀後而成相侂詩亦非賦體故今特附古歌謠後而仍載楚辭于

古賦之首蓋欲學賦者必以是為先也宋景文公有云
離騷為辭賦祖後人為之如至方不能加矩至圓不能
過規信哉

楚楚國名祝氏曰按屈原為騷時江漢皆楚地蓋自王
化行乎南國漢廣江有汜諸詩已列於二南十五國風
之先風雅既變而楚狂鳳兮滄浪孺子之歌莫不發乎
情止乎禮義猶有詩人之六義但稍變詩之本體以兮
字為讀遂為楚聲之萌蘖也原最後出本詩之義以為

騷但世號楚辭不正名曰賦然自漢以來賦家體制大抵皆祖於是焉又按晦菴先生曰凡其寓情草木託意男女以極遊觀之適者變風之流也叙事陳情感今懷古不忘君臣之義者變雅之類也其語祀神歌舞之盛則幾乎頌矣至其為賦則如騷經首章之云比則如香草惡物之類興則託物興詞初不取義如九歌沅芷澧蘭以興思公子而未敢言之屬也但詩之興多而比賦少騷則興少而比賦多作賦者要當辨此而後辭義不

失古詩之六義矣

兩漢祝氏曰揚子雲云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夫騷人之賦與詩人之賦雖異然猶有古詩之義辭雖麗而義可則至詞人之賦則辭極麗而過於淫蕩矣蓋詩人之賦以其吟咏情性也騷人所賦有古詩之義者亦以其發於情也其情不自知而形於辭其辭不自知而合於理情形於辭故麗而可觀辭合於理故則而可法如或失於情尚辭而不尚意則無興起之妙而

於則也何有又或失於辭尚理而不尚辭則無詠歌之遺而於麗也何有二十五篇之騷無非發於情者故其辭也麗其理也則而有賦比興風雅頌諸義漢興賦家專取詩中賦之一義以為賦又取騷中瞻麗之辭以為辭若情若理有不暇及故其為麗也異乎風騷之麗而則之與淫遂判矣古今言賦自騷之外咸以兩漢為古蓋非魏晉已還所及心乎古賦者誠當祖騷而宗漢去其所以淫而取其所以則庶不失古賦之本義云

三國六朝祝氏曰嘗觀古之詩人其賦古也則於古有
懷其賦今也則於今有感其賦事也則於事有觸其賦
物也則於物有況情之所在索之而愈深窮之而愈妙
彼其於辭直寄焉而已矣後之辭人刊陳落腐惟恐一
話未新搜竒摘艷惟恐一字未巧抽黃對白惟恐一聯
未偶回聲揣病惟恐一韻未協辭之所為聲矣而愈求
妍矣而愈飾彼其於情直外焉而已矣蓋西漢之賦其
辭工於楚騷東漢之賦其辭又工於西漢以至三國六朝

之賦一代工於一代詞愈工則情愈短而味愈淺味愈淺則體愈下建安七子獨王仲宣辭賦有古風至晉陸士衡輩文賦等作已用俳體流至潘岳首尾絕俳迨沈休文等出四聲八病起而俳體又入於律矣徐庾繼出又復隔句對聯以為駢四儷六簇事對偶以為博物洽聞有辭無情義亡體失此六朝之賦所以益遠於古然其中有安仁秋興明遠舞鶴等篇雖曰其辭不過後代之辭乃若其情則猶得古詩之餘情矣於此益歎古今

人情如此其不相遠古詩賦義其終不泯也

唐祝氏曰唐人之賦大抵律多而古少夫雕蟲道喪類
波橫流風騷不古聲律大盛句中拘對偶以趨時好字
中揣聲病以避時忌孰肯學古或就有為古賦者率以
徐庾為宗亦不過少異於律耳甚而或以五七言之詩
四六句之聯以為古賦者中唐李太白天才英卓所作
古賦差強人意但俳之蔓雖除而律之根故在雖下筆
有光燄時作奇語然只是六朝賦爾惟韓柳諸古賦一

以騷為宗而超出俳律之外唐賦之古莫古於此至杜牧之阿房宮賦古今膾炙但太是論體不復可專目為賦矣母亦惡俳律之過而特尚理以矯之手吁先正有云文章先體製而後文辭學賦者其致思焉

宋祝氏曰宋人作賦其體有二曰俳體曰文體后山謂歐公以文體為四六夫四六者屬對之文也可以文體為之至於賦若以文體為之則是一片之文押幾箇韻爾而於風之優游比興之假託雅頌之形容皆不兼之

矣晦翁云宋朝文明之盛前世莫及自歐陽文忠公南豐曾公與眉山蘇公相繼迭起各以其文擅名一世傑然自為一代之文獨於楚人之賦有未數數然者觀於此言則宋賦可知矣

樂府易曰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成周盛時大司樂以黃帝堯舜夏商六代之樂報祀天地百神若宗廟之際神既下降則奏九德之歌九韶之舞蓋以六代之樂皆聖人之徒所制故悉存之而不廢也迨

秦焚滅典籍禮樂崩壞漢興高帝自制三侯之章而房中之樂則令唐山夫人造為歌辭史記云高祖過沛詩三侯之章令小兒歌之高祖崩令沛得以四時歌舞宗廟孝惠文景無所增更於樂府習常肄舊而已至班固漢書則曰漢興樂家有制氏但能紀其鏗鏘而不能言其義高祖時叔孫通制宗廟樂迎神奏嘉至入廟奏永至乾豆上奏登歌再終下奏休成天子就酒東廂坐定奏永安然徒有其名而亡其辭所載不過武帝郊祀十

九章而已後儒遂以樂府之名起於武帝殊不知孝惠二年已命夏侯寬為樂府令豈武帝始為新聲不用舊辭也迨東漢明帝遂分樂為四品一曰大予樂郊廟上陵用之二曰雅頌樂辟雍享射用之三曰黃門鼓吹樂天子宴羣臣用之四曰短簫鐃歌樂軍中用之其說雖載方冊而其制亦復不傳魏晉以降世變日下所作樂歌率皆夸靡虛誕無復先王之意下至陳隋則淫哇鄙褻舉無足觀矣自時厥後唯唐宗享國最久故其辭亦

多純雜南渡後夾漈鄭氏著通志樂略以為古之達禮
有三一曰燕二曰享三曰祀所謂吉凶軍賓嘉皆主此
三者仲尼所刪之詩凡燕享祀之時用以歌之漢樂府
之作以繼三代因列鏡歌與三侯以下于篇亦無其辭
後太原郭茂倩輯樂府百卷繇漢迄五代蒐輯無遺金
華吳立夫謂其紛亂龐雜厭人視聽雖浮淫鄙俗不敢
芟夷何哉近豫章左克明復編古樂府十卷斷自陳隋
而止中間若後魏楊白花等淫鄙之辭亦復收載是亦

未得盡善也

郊廟歌辭樂記曰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考之於古
禮樂之備莫過於周故詩序謂昊天有成命則郊祀天
地之樂歌也清廟則祀太廟之樂歌也我將載芟良耜
則又明堂社稷之歌章焉千載之下音樂既亡而其歌
詩尚存者以其辭焉爾秦漢以降代有制作然唯漢唐
宋為盛者蓋其混一既久功德在人雖其道不能比隆
成周然其致治制作之懿終非秦魏晉隋南北五季之

可比也讀者其尚考焉

愷樂歌辭周禮大司樂曰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大司馬曰師有功則愷樂獻于社鄭康成云兵樂曰愷獻功之樂也是則軍禮之有愷樂其來尚矣若夫鼓吹饒歌橫吹之名則起于漢崔豹古今注云漢樂有黃門鼓吹天子所以燕羣臣短簫饒歌乃鼓吹之一章亦以賜有功是則饒歌與橫吹得通名為鼓吹曲但所用異爾漢有朱鷺等二十二曲列於鼓吹謂之饒歌又有橫吹曲

二十八解然辭多不傳曹魏嘗改漢饒歌為十二曲而辭率矯誕厥後柳宗元進唐饒歌洪武中宋濂擬宋鼓吹雖如魏之曲數而辭義殆過之矣

燕饗歌辭儀禮燕禮曰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入奏南陔白華華黍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遂歌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此則燕饗之有樂也王制曰天子食舉以樂大司樂王大食皆奏鐘鼓此食舉之有樂

也漢明帝定樂二曰雅頌三曰黃門鼓吹者皆燕射及宴羣臣之所用也又有殿中御飯食舉七曲太樂食舉十三曲然世皆不傳唯晉荀勗所定歌章具存唐貞觀初新定十二和之樂其曰天子食舉及飲酒奏休和受朝奏正和正至禮會奏昭和皇太子軒縣出入奏承和而史亦亡其辭迨宋建隆中始作朝會樂章載之於史琴曲歌辭白虎通曰琴者禁止于邪以正人心者也故先王以是為修身理性之具其長三尺六寸象歲之三

百六十日也廣六寸法六合也前廣後狹尊卑象也上
圓下方法天地也今觀五曲九引十二操率皆後人所
為若文王居美孔子猗蘭將歸等操怨懟躁激害義尤
甚獨昌黎所擬先儒謂深得文王之心者是也西山真
氏又云琴之音以淳古澹泊為上今則厭古調之希微
誇新聲之奇變雖琴亦鄭衛矣此又有志於琴者不可
不知也

相和歌辭宋書樂志曰相和漢舊曲也絲竹更相以和

執節者之歌魏明帝分為二部晉荀勗採舊辭謂之清商三調歌詩唐樂志云平調清調瑟調皆周房中曲之遺聲漢世謂之三調又有楚調漢房中曲也與前三調總謂之相和調

清商曲辭清商樂一曰清樂清樂者九代之遺聲其始即相和三調是也並漢魏已來舊曲其辭皆古調晉馬南渡其音亡散宋武定關中收其聲伎南朝文物斯為最盛後魏孝文宣武相繼南伐得江左所傳舊曲及江

南吳歌荆楚西聲總謂之清商至於殿庭饗宴則兼奏
之後隋平陳文帝善其節奏曰此華夏正聲也乃微更
損益以新定律呂因於太常置清商署以管之謂之清
樂隋室喪亂日益淪缺唐貞觀中用十部樂清樂亦在
焉至武后長安已後朝廷不用古曲工伎廢弛曲之存
者僅有子夜上聲歡聞前溪阿子丁督護讀曲神弦等
曲俱列於吳聲而西曲則石城樂烏夜啼烏棲曲估客
莫愁襄陽江陵共戲壽陽等曲或舞曲或倚歌則雜出

於荆郢樊鄧之間以其方俗故謂之西曲古之樂錄曰
上聲等辭哀怨不及中和梁武改之無復雅句矣

古詩詩大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詩有六義曰風曰雅
曰頌曰賦曰比曰興三百篇尚矣以漢魏言之蘓李曹
劉實為之首晉宋以下世道日變而詩道亦從而變矣
晦庵先生嘗答鞏仲至有曰古今詩凡三變自漢魏以
上為一等自晉宋間顏謝以後下及唐初為一等自沈
宋以後定著律詩下及今日又為一等然自唐初以前

為詩者固有高下而法猶未變至律詩出而後詩之與法始皆大變無復古人之風矣嘗欲抄取經史韻語下及文選漢魏古詞以盡郭景純陶淵明之作自為一編而附三百篇楚辭之後以為詩之根本準則又於其下二等之中擇其近於古者各為一編以為羽翼輿衛其不合者則悉去之不使接于耳目入于胸次要使方寸之中無一字世俗言語意思則其為詩不期於高遠而自高遠矣嗚呼學詩之法予朱子之言至矣盡矣有志

者勉焉國風雅頌之詩率以四言成章若五七言之句則間出而僅有也選詩四言漢有韋孟一篇魏晉間作者雖衆然惟陶靖節為最後村劉氏謂其停雲等作突過建安是也宋齊而降作者日少獨唐韓柳元和聖德詩平淮夷雅膾炙人口先儒有云二詩體制不同而皆詞嚴氣偉非後人所及自時厥後學詩者日以聲律為尚而四言益鮮矣大抵四言之作拘於模擬者則有蹈襲風雅辭意之譏涉于理趣者又有銘贊文體之誚惟

能辭意融化而一出於性情六義之正者為得之矣

五言古詩載于昭明文選者唯漢魏為盛若蘓李之天成曹劉之自得固為一時之冠究其所自則皆宗乎國風與楚人之辭者也至晉陸士衡兄弟潘安仁張茂先左太冲郭景純輩前後繼出然皆不出曹劉之軌轍獨陶靖節高風逸韻直超建安而上之元嘉以後三謝顏鮑又為之冠其餘則傷鏤刻遂乏渾厚之氣永明而下抑又甚焉沈休文既拘聲韻江文通又過模擬而詩之

變極矣唐初承陳隋之弊唯陳伯玉厚師漢魏以及淵明復古之功於是為大迨開元中有杜子美之才瞻學優兼盡衆體李太白之格調放逸變化莫羈繼此則有韋應物柳子厚發穠纖於簡古寄至味於淡泊有非衆人之所能及也自是而後律詩日盛而古學日衰宋初崇尚晚唐之習歐陽永叔痛矯西崑陋體而變之並時而起若王介甫蘓子美梅聖俞蘓子瞻黃山谷之屬非無可觀然皆以議論為主而六義益晦矣馴至南渡遞

相循襲不離故武獨攷亭朱子以豪傑之材上繼聖賢之學文辭雖其餘事然五言古體實宗風雅而出入漢魏陶韋之間至其齋居感興之作則盡發天人之蘊載韻語之中以垂教萬世又豈漢晉詩人所能及哉讀者深味而體驗之則庶有以得之矣

世傳七言起於漢武柏梁臺體按古文苑云元封三年詔郡臣能七言詩者上臺侍坐武帝賦首句曰日月星辰和四時梁王襄繼之曰駟駕四馬從梁來

叶自襄而

下作者二十四人至東方朔而止每人一句句皆有韻
通二十五句共出一韻蓋如後人聯句而無隻句與不
對偶也後梁昭明輯文選東漢張衡四愁詩四首每首
七句前三句一韻後四句一韻此則後人換韻體也古
樂府有七言古辭曹子建輩擬作者多馴至唐世作者
日盛然有歌行有古詩歌行則放情長言古詩則循守
法度故其句語格調亦不能同也大抵七言古詩貴乎
句語渾融格調蒼古若或窮鏤刻以為巧務唱喊以為

豪或流乎萎弱或過乎纖麗則失之矣

昔人論歌辭有有聲有辭者若郊廟樂章及饒歌等曲是也有有辭無聲者若後人之所述作未必盡被於金石也夫自周衰採詩之官廢漢魏之世歌詠雜興故本其命篇之義曰篇因其立辭之意曰辭體如行書曰行述事本末曰引悲如蛩蛩曰吟委曲盡情曰曲放情長言曰歌通俚俗曰謠感而發言曰歎憤而不怒曰怨雖其立名弗同然皆六義之餘也唐世詩人共推李杜太

白則多模擬古題少陵則即事名篇無復倚傍厥後元微之以後人沿襲古題倡和重複深以少陵為是

律詩始于唐而其盛亦莫過於唐攷之唐初作者蓋鮮中唐以後若李太白韋應物猶尚古多律少至杜子美王摩詰則古律相半迨元和而降則近體盛而古作微矣大抵律詩拘於定體固弗若古體之高遠然對偶音律亦文辭之不可廢者故學之者當以子美為宗其命辭用事聯對聲律須取溫厚和平不失六義之正者為

矜式若換句拗體麗豪險怪者是皆律體之變非學者所先也楊仲弘云凡作唐律起處要平直承處要舂容轉處要變化結處要淵永上下要相聯首尾要相應最忌俗意俗字俗語俗韻用工二十年始有所得嗚呼其可易而視

楊伯謙云唐初五言排律雖多然往往不純至中唐始盛若七言則作者絕少矣大抵排律若句鍊字鍛工巧易能唯抒情陳意全篇貫徹而不失倫次者為難故山

谷嘗云老杜贈韋左丞詩前輩錄為壓卷蓋其布置最為得體如官府甲第廳堂房舍各有定處不相淆亂也作者當以其言為法

楊伯謙曰五言絕句盛唐初變六朝子夜體六言則王摩詰始效顧陸作七言唐初尚少中唐漸盛又按詩法源流云絕句者截句也後兩句對者是截律詩前四句前兩句對者是截律詩後四句皆對者是截中四句皆不對者是前後各兩句故唐人稱絕句為律詩觀李漢

編韓昌黎集凡絕句皆收入律詩內是也周伯弱又云絕句以第三句為主須以實事寓意則轉換有力涵蓄無盡由是觀之絕句之法可見矣

聯句按聯句始著於陶靖節集而盛於退之東野其體有人作四句相合成篇若靖節集中所載是也又有人作一聯若子美與李尚書之芳及其甥宇文或聯句是也復有先出一句次者對之就出一句前人復對之相繼成章則昌黎東野城南之作是也其要在於對偶精

切辭意均敵若出一手乃為相稱山谷嘗云退之與孟郊意氣相入故能雜然成篇後人少聯句者蓋由筆力難相追爾

近代詞曲按歌曲源流云自古音樂廢後鄭衛夷狄之聲雜然並出至唐開元天寶中薰然成俗于時才士始依樂工按拍之聲被之以辭其句之長短各隨曲而度於是古昔聲依永之理愈失矣又按致堂胡先生曰近世歌曲以曲盡人情而得名故文章豪放之士鮮不寓

意於此隨亦自掃其跡曰此謔浪遊戲而已唐人為之者衆至柳岐卿乃掩衆製而盡其妙篤好者以為不可復加及眉山蘇氏出一洗綺羅香澤之態擺脫綢繆宛轉之度使人登高望遠舉首高歌而逸懷浩氣超乎塵埃之表矣竊嘗因而思之凡文辭之有韻者皆可歌也第時有升降故言有雅俗調有古今爾昔在童穉時獲侍先生長者見其酒酣興發多依腔填詞以歌之歌畢顧謂幼穉者曰此宋代慢詞也當時大儒皆所不廢今

間見草堂詩餘自元世套數諸曲盛行斯音日微矣迨
予既長奔播南北鄉邑前輩零落殆盡所謂填詞慢調
者今無復聞矣好古之士於此亦可以觀世變之不一
云

句語詩者始於舜臯之賡歌三代列國風雅繼作今之
三百五篇是也其句法自三字至八字皆起於此三字
句若鼓咽咽醉言歸之類四字句若關關雎鳩在河之
洲之類五字句若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之類七字

句若交交黃鳥止于棘之類八字句若十月之交曰我不敢效我友自逸之類漢魏以降格致寔多自唐迄于國朝而體製大備矣

宋書論謝靈運

沈約

史臣曰民稟天地之靈含五常之德剛柔迭用喜愠分情夫志動于中則歌詠外發六義所因四始攸繫升降謳謠紛披風什雖虞夏以前遺文不覩稟氣懷靈理無或異然則歌詠所興宜自生民始也周室既衰風流彌

著屈平宋玉導清源于前賈誼相如振芳塵於後英辭
潤金石高義薄雲天自茲以降情志愈廣王褒劉向揚
班崔蔡之徒異軌同奔逋相師祖雖清辭麗曲時發乎
篇而蕪音累氣固亦多矣若夫平子艷發文以情變絕
唱高蹤久無嗣響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二祖陳王咸蓄
盛藻甫乃以情緯物以文被質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
人才子文體三變相如工為形似之言二班長于情理
之說子建仲宣以氣質為體並標能擅美獨映當時是

以一世之士各相慕習原其颺流所始莫不同祖風騷
徒以賞好異情故意製相詭降及元康潘陸特秀律異
班賈體變曹王緡旨星稠繁文綺合綴平臺之逸響采
南皮之高韻遺風餘烈事極江右在晉中興玄風獨扇
為學窮於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馳騁文辭義殫於此自
建武暨於義熙歷載將百雖綴響聯辭波屬雲委莫不
寄言上德託意玄珠道麗之辭無聞焉耳仲文始革孫
許之風叔源大變太玄之氣爰逮宋氏顏謝騰聲靈運

之興會標舉延年之體裁明密並方軌前秀垂範後昆
若夫敷衽論心商榷前藻工拙之數如有可言夫五色
相宣八音協暢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
變低昂互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
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至於先
士茂製諷高歷賞子建函京之作仲宣灞岷之篇子荆
零雨之章正長朔風之句並直舉胸情非傍詩史正以
音律調韻取高前式自靈均以來多歷年代雖文體稍

精而此秘未覩至於高言妙句音韻天成皆暗與理合
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顏謝去之彌遠世
之知音者有以得之此言非謬如曰不然請待來哲

詩品序

鍾

嶸

後同

上品序曰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
昭燭三才暉麗萬有靈祇待之以致饗幽微藉之以昭
告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昔南風之辭卿雲之頌厥
義實矣夏歌曰鬱陶予予心楚謠曰名余曰正則雖詩

體未全然是五言之濫觴也建漢李陵始著五言之目
矣古詩渺邈人世難詳推其文體固是炎漢之製非袁
周之倡也自王楊枚馬之徒詞賦競爽而吟詠靡聞從
李都尉迄班婕妤將百年間有婦人焉一人而已詩人
之風頓已缺喪東京二百載中惟有班固詠史質木無
文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篤好斯文平原兄弟鬱為文棟
劉楨王粲為其羽翼次有攀龍托鳳自致於屬車者蓋
將百計彬彬之盛大備於時矣爾後陵遲衰微迄於有

晉太康中三張二陸兩潘一左勃爾復興踵武前王風
流未沫亦文章之中興也永嘉時貴黃老稍尚虛談于
時篇什理過其辭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傳孫綽
許詢桓庾諸公詩皆平典似道德論建安風力盡矣先
是郭景純用雋上之才變創其體劉越石仗清剛之氣
贊成厥美然彼衆我寡未能動俗逮義熙中謝益壽斐
然繼作元嘉中有謝靈運才高詞盛富艷難蹤固已含
跨劉郭陵轢潘左故知陳思為建安之傑公幹仲宣為

輔陸機為太康之英安仁景陽為輔謝客為元嘉之雄
顏延年為輔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詞之命世也夫四言
文約易廣取效風騷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
罕習焉五言居文詞之要是衆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
會於流俗豈不以指事造形窮情寫物最為詳切者邪
故詩有六義焉一曰興二曰比三曰賦文已盡而意有
餘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弘斯
三義酌而用之幹之以風力潤之以丹彩使味之者無

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若專用比興則患在意深
意深則詞蹟若但用賦體則患在意浮意浮則文散嬉
成流移文無止泊有無漫之累矣若乃春風春鳥秋月
秋蟬夏雲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諸詩者也嘉會
寄詩以親離羣託詩以怨至於楚臣去境漢妾辭宮或
骨橫朔野或魂逐飛蓬或負戈外戎殺氣雄邊塞客衣
單孀閨淚盡文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美女有揚蛾
入寵再盼傾國凡斯種種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

義非長歌何以騁其情故曰詩可以羣可以怨使窮賤
易安幽居靡閱莫尚於詩矣故詞人作者固不愛好今
之士俗斯風熾矣纔能勝衣甫就小學必甘心而馳騫
焉於是庸音雜體各各為容至使膏腴子弟耻文不逮
終朝點綴分夜呻吟獨觀謂為警策衆覩終淪平鈍次
有輕薄之徒笑曹劉為古拙謂鮑昭義皇上人謝朓今
古獨步而師鮑昭不及日中市朝滿學謝朓劣得黃鳥
度青枝徒自棄於高聽無涉於文流矣觀王公縉紳之

士每博論之餘何嘗不以詩為口實隨其嗜欲商確不
同淄澠並泛朱紫相奪喧議競起準的無依近彭城劉
士章俊賞之士疾其淆亂欲為當世詩品口陳標榜其
文未遂感而作焉昔九品論人七略裁士校以賓實誠
多未值至若詩之為技較爾可知以類推之殆均博奕
方今皇帝資生知之上才體沈鬱之幽思文麗日月賞
究天人昔在貴遊已為稱首况八紘既奄風靡雲蒸抱
玉者聯肩握珠者踵武以瞰漢魏而不顧吞晉宋於胸

中諒非農歌輟議敢致流別磔之今錄庶周旋於閭里均之於談笑耳

中品序曰一品之中略以世代為先後不以優劣為詮次又其人既往其文克定今所寓言不錄存者夫屬詞比事乃為通談若乃經國文符應資博古撰德駁奏宜窮往烈至乎吟詠情性亦何貴於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臺多悲風亦唯所見清晨登隴首羌無故實明月照積雪詎出經史觀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

尋顏延謝莊尤為繁密於時化之故大明泰始中文章
殆同書抄近任昉王元長等辭不貴奇競須新事爾來
作者寢以成俗遂乃句無虛語語無虛字拘攣補衲蠹
文已甚但自然英旨罕值其人詞既失高則宜加事義
雖謝天才且表學問亦一理乎陸機文賦通而無貶李
充翰林疎而不切王微鴻寶密而無裁顏延論文精而
難曉摯虞文志詳而博瞻頗曰知言觀斯數家皆就談
文體而不顯優劣至於謝客集詩逢詩輒取張隱文士

逢文即書諸英志錄並義在文曾無品第矚今所錄止
乎五言雖然網羅今古詞人殆集欲辨彰清濁剖撫病
利凡百二十人預此宗流者便稱才子至斯三品升降
差非定制方申變裁請寄知者爾

下品序曰昔曹劉殆文章之聖陸謝為體貳之才銳精
研思千百年中而不聞宮商之辨四聲之論或謂前達
偶然不見豈其然乎嘗試言之古者詩頌皆被之金竹
故非調五音無以諧會若置酒高堂上明月照高樓為

韻之首故三祖之詞文或不工而韻入歌唱此重韻之義也與世之言宮商異矣今既不被管絃亦何取于聲律耶齊有王元長者嘗謂予云宮商與二儀俱生自古詞人不知之唯顏憲子乃云律呂音調而其實大謬唯見范曄謝莊頗識之耳常欲進知音論未就王元長創其首謝朓沈約揚其波三賢或貴公子孫幼有文辯於是士流景慕務為精密襞積細微專相凌架故使文多拘忌傷其真美余謂文製本須諷讀不可蹇礙但令清

濁通流口吻調利斯為足矣至平上去入則余病未能
蜂腰鶴膝間里已具陳思贈弟仲宣七哀公幹思友阮
籍詠懷子卿雙鳧叔夜雙鸞茂先寒夕平叔衣單安仁
倦暑景陽苦雨靈運鄴中士衡擬古越石感亂景純詠
仙王微風月謝客山泉叔源離宴鮑昭戍邊太冲詠史
顏延入洛陶公詠貧之製惠連擣衣之作斯皆五言之
警策者也所謂篇章之珠澤文彩之鄧林

詩品上

古詩其體原出于國風陸機所擬十四首文溫以麗意悲而遠驚心動魄可謂幾乎一字千金其外去者日以疎四十五首雖多哀怨頗為總雜舊疑是建安中曹王所製客從遠方來橘柚垂華實亦為驚絕矣人代冥滅而清音獨遠悲夫

漢都尉李陵詩其原出于楚辭文多悽愴怨者之流陵名家子有殊才生命不諧聲頽身喪使陵不遭辛苦其文亦何能至此

漢婕妤班姬詩其源出於李陵團扇短章辭旨清捷怨
深文綺得匹婦之致侏儒一節可以知其工矣

魏陳思王植詩其源出于國風骨氣奇高詞彩華茂情
兼雅怨體被文質粲溢今古卓爾不羣嗟乎陳思之於
文章也譬人倫之有周孔鱗羽之有龍鳳音樂之有琴
笙女工之有黼黻俾爾懷鉛吮墨者抱篇章而景慕映
餘暉以自燭故孔氏之門如用詩則公幹升堂思王入
室景陽潘陸自可坐於廊廡之間矣

魏文學劉楨詩其源出於古詩壯氣愛奇動多振絕貞
骨凌霜高風跨俗但氣過其文雕潤恨少然自陳思已
下楨稱獨步

魏侍中王粲詩其源出於李陵發愀愴之詞文秀而質
羸在曹劉間別構一體方陳思不足比魏文有餘

晉步兵阮籍詩其源出於小雅無雕蟲之功而詠懷之
作可以陶性靈發幽思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表
洋洋乎會於風雅使人忘其鄙近自致遠大頗多感慨

之詞厥旨淵放歸趣難求顏延註解怯言其志

晉平原相陸機詩其源出於陳思才高辭瞻舉體華美
氣少于公幹文劣於仲宣尚規矩不貴綺錯有傷直致
之奇然其咀嚼英華厭飫膏澤文章之淵泉也張公嘆
其大才信矣

晉黃門郎潘岳詩其源出於仲宣翰林嘆其翩翩然如
翔禽之有羽毛衣被之有綃縠猶淺於陸機謝混云潘
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陸文如披沙揀金往往見寶礫

謂益壽輕華故以潘為勝翰林篤論故歎陸為深余嘗
言陸才如海潘才如江

晉黃門郎張協詩其源出于王粲文體華淨少病累又
巧構形似之言雄於潘岳靡於太冲風流調達實曠代
之高手詞彩恣倩音韻鏗鏘使人味之疊疊不倦

晉記室左思詩其源出於公幹文典以怨頗為精切得
諷諭之致雖野于陸機而深於潘岳謝康樂常言左太
冲詩潘安仁詩古今難比

宋臨川太守謝靈運詩其源出於陳思雜有景陽之體
故尚巧似而逸蕩過之頗以繁蕪為累繁謂若人興多
才高寓目輒書內無乏思外無遺物其繁富宜哉然名
章迥句處處間起麗典新聲絡繹奔會譬猶青松之拔
灌木白玉之映塵沙未足貶其高潔也初錢塘杜明師
夜夢東南有人來入其館是夕即靈運生於會稽旬日
而謝玄亡其家以子孫難得送於杜治養之十五方還
都故名客兒

詩品中

晉弘農太守郭璞詩憲章潘岳文體相輝彪炳可玩始
變永嘉平淡之體故稱中興第一翰林以為詩首但遊
仙之作辭多慷慨乖遠玄宗而云柰何虎豹姿又云戢
翼棲榛梗乃是坎壈詠懷非列仙之趣也

宋徵士陶潛詩其源出於應璩又協左思風力文體省
靜殆無長語篤意高古辭興婉愜每觀其文想其人德
世歎其質直至如歡言醉春酒日暮天無雲風華清靡

豈直為田家語耶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也

宋光祿大夫顏延之詩其源出於陸機尚巧似體裁綺
密情喻淵深動無虛散一句一字皆致意焉又喜用古
事彌見拘束雖乖秀逸亦是經綸文雅才減若人則蹈
於困躓矣湯惠休曰謝詩如芙蓉出水顏如錯彩鏤金
顏終身病之

宋參軍鮑照詩其源出二張善製形狀寫物之詞得景
陽之淑詭含茂先之靡嫚骨節強於謝混馭邁疾於顏

延總四家而擅美跨兩代而孤出嗟其才秀人微故取
湮當代然貴尚巧似不避險仄頗傷清雅之調故言險
俗者多以附貼

齊吏部謝朓詩其源出于謝混微傷細密頗在不倫一
章之中自有玉石然奇章秀句往往警道足使叔源失
步明遠變色善自發詩端而未篇多躋此意銳而才弱
也至為後進士子之所嗟慕

與元九書

白居易

夫文之為言尚矣三才各有文天之文三光首之地之
文五材首之人之文六經首之就六經言詩又首之聖
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
莫切乎聲莫深乎義詩者根情苗言華聲實義上自賢
聖下自愚騷微及豚魚幽及鬼神羣分而氣同形異而
情一未有聲入而不應情至而不感者聖人知其然因
其言經之以六義緣其聲緯之以五音音有韻義有類
韻協則言順言順則聲易入類舉則情見情見則感易

交於是乎孕大含深貫徹洞密上下通而一氣泰憂樂
合而百志熙五帝三王所以直道而行垂拱而理者揭
此以為大柄決此以為大寶也故聞元首明股肱良之
歌則知虞道昌矣聞五子洛汭之歌則知夏政荒矣言
者無罪聞者作戒言者聞者莫不兩盡其心焉洎周衰
秦興采詩之官廢上不以詩補察時政下不以歌洩道
人情乃至於諂成之風動救失之道闕于時六義始刊
矣國風變為騷辭五言始于蘓李騷人皆不遇者各繫

其志發而為文故河梁之句止于傷別澤畔之吟歸于
怨思彷徨抑鬱不暇及他耳然去詩未遠梗槩尚存故
興離別則引雙鳬一鴈為喻諷君子小人則引芳草惡
鳥為比雖義類不具猶得風人之什二三焉于是六義
始缺矣晉宋以還得者蓋寡以康樂之興博多溺於山
水以淵明之高古偏放於田園江鮑之流又狹於此如
梁鴻五噫之例者百無一二焉于時六義寢微矣陵夷
至於陳梁之間率不過嘲風雪弄花草而已噫風雪花

草之物三百篇中豈舍乎哉顧所用如何耳設如北風其涼假風以刺威虐也雨雪霏霏以愍征役也棠棣之花感花以諷兄弟也采采芣苢美草以樂有子也皆發興於此而義歸於彼又何不可乎哉然則餘霞散成綺澄江淨如練離花先委露別葉乍辭風之句麗則麗矣吾不知其所諷焉故所謂嘲風雪弄花草而已于時六義盡去矣唐興二百年其間詩人不可勝數所可舉者陳子昂有感遇詩三十首鮑昭有感興詩十五首又詩

之豪世稱李白其才以奇人不逮矣索其風雅比興十
無一焉杜詩最多可傳者千餘首至于貫穿古今覩縷
律格盡工盡善又過于李然撮其新安石壕潼關吏廬
子花門之章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之句亦不過三
四十首杜尚如此況不逮杜者乎予嘗痛詩之道崩壞
如此忽忽發憤或食輟哺夜輟寢不量材力欲扶起之
嗟乎事有大謬者又不可一二而言然亦不能不粗陳
篇略叙其詩之末流廢興于此

送孟東野序

韓愈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
災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謠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為
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樂也者鬱於中而泄於外者也擇其善鳴者也而假之鳴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物
之善鳴者也維天之於時也亦然擇其善鳴者而假之

鳴是故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歛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其於人也亦然人聲之精者為言文辭之於言又其精也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其在唐虞臯陶禹其善鳴者也而假以鳴夔弗能以文辭鳴又自假於韶以鳴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凡載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傳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其弗信矣乎其末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

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臧孫辰孟軻荀卿以道
鳴者也楊朱墨翟管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賡到
田駢鄒衍尸佼孫武張儀蘓秦之屬皆以其術鳴秦之
興李斯鳴之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揚雄最其善鳴者也
其下魏晉氏鳴者不及於古然亦未嘗絕也就其善鳴
者其聲清以浮其節數以急其辭淫以哀其志弛以肆
其為言也亂雜而無章將天醜其德莫之顧邪何為乎
不鳴其善鳴者也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蘓源明元結李

白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其存而在下者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其高出魏晉不懈而及於古其他浸淫乎漢氏矣從吾遊者李翱張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鳴信善鳴矣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邪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耶三子者之命則懸乎天矣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東野之役於江南也有若不釋然者故吾道其命於天者以解之

評李賀

杜牧之

唐皇諸孫賀字長吉元和中韓吏部亦頗取其歌詩雲
烟綿聯不足為其態也水之迢迢不足為其情也春之
盎盎不足為其和也秋之明潔不足為其格也風檣陣
馬不足為其勇也瓦棺篆鼎不足為其古也時花美女
不足為其色也荒國侈殿梗莽丘隴不足為其怨恨悲
愁也鯨吐鰲擲牛鬼蛇神不足為其虛荒誕幻也蓋騷
之苗裔理雖不及辭或過也賀生年二十七死矣使賀

少加以理奴僕命騷可也

稗編卷七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律編卷七十四

明 唐順之 撰

文藝三 詞賦

書梅聖俞橐後

歐陽修

凡樂達天地之和而與人之氣相接故其疾徐奮動可以感於心歡欣惻愴可以察於聲五聲單出於金石不能自和也而工者和之然抱其器知其聲節其廉肉而調其律呂如此者工之善也今指其器以問於工曰彼

簋者虞者堵而編執而列者何也彼必曰鼗鼓鐘磬絲管干戚也又語其聲以問之曰彼清者濁者剛而奮柔而曼衍者或在郊或在廟堂之下而羅者何也彼必曰八音五聲六代之曲上者歌而下者舞也其聲器名物皆可以數而對也然至乎動盪血脉流通精神使人可以喜可以悲或歌或泣不知手足鼓舞之所以然問其何以感之者則雖有善工猶不知其所以然焉蓋不可得而言也樂之道深矣故工之善者必得於心應於手

而不可述之言也聽之善者亦必得於心而會以意不可得而言也堯舜之時變得之以和人神舞百獸三代春秋之際師襄師曠州鳩之徒得之為樂官理國家知興亡周衰官失樂器淪亡散之河海逾千百歲間未聞有得之者其天地人之和氣相接者既不得泄於金石疑其遂獨鍾於人故其人之得者雖不可和於樂尚能歌之為詩古者登歌清廟大師掌之而諸侯之國亦各有詩以道其風土性情至於投壺饗射必使工歌以達

其意而為賓樂蓋詩者樂之苗裔與漢之蘓李魏之曹
劉得其正始宋齊而下得其浮淫流佚唐之時陳子昂
李杜沈宋王維之徒或得其淳古淡泊之聲或得其舒
和高暢之節而孟郊賈島之徒又得其悲愁鬱堙之氣
由是而下得者時有而不純焉今聖俞亦得之然其體
長於本人情狀風物英華雅正變態百出哆兮其似春
淒兮其似秋使人讀之可以喜可以悲陶暢酣適不知
手足之將鼓舞也斯固得其深者耶其感人之至所謂

與樂同其苗裔者耶余嘗問詩於聖俞其聲律之高下
句語之疵病可以指而告余也至其心之得者不可以
言而告也余亦將以心得意會而未能至之者也聖俞
久在洛中其詩亦往往人皆有之今將告歸余因求其
藁而寫之然前所謂心之所得者如伯牙鼓琴子期聽
之不相語而意相知也余今得聖俞之藁猶伯牙之琴
絃乎

古今詩話

東坡居士云予嘗論書以謂鍾王之迹蕭散簡遠妙在筆畫之外至唐顏柳始集古人筆法而盡發之極書之變天下翕然以為宗師而鍾王之法益微至於詩亦然蘓李之天成曹劉之自得陶謝之超逸蓋亦至矣而杜子美李太白以英偉絕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之詩人盡廢然魏晉以來高風絕塵亦少衰矣李杜之後詩人繼出雖間有遠韻而才不逮意獨韋應物柳子厚發纖濃於簡古寄至味於淡泊非餘子所及也唐末司空圖崎

嘔兵亂之間而詩文高雅猶有承平之遺風其論詩曰
梅止於酸鹽止於鹹飲食不可無鹽梅而其美常在於
酸鹹之外蓋自列其詩之有得於文字之表者二十有
四韻恨當時不識其妙予三復其言而悲之

大雅綿九章初頌太王遷豳建都邑營宮室而已其九
章乃曰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先後予曰有
奔走予曰有禦侮事不接文不屬如連山斷嶺雖相去
絕遠而氣象聯絡觀者知其脉理之為一也蓋附離不

以鑿枘此最為文之高致也老杜陷賊詩有曰少陵野
老吞聲哭欲往城南忘城北予愛其詞如百金戰馬注
坡驀澗若履平地得詩人之遺法如白樂天詩詞甚工
然拙於紀事寸步不遺猶恐失之此所以望老杜之藩
垣而不及也

黃魯直書王知載胸山雜詠後云詩者人之情性也非
若諫爭於廷忿詬於道怒鄰罵坐之為也其人忠信篤
敬抱道而居與時乖迂遇物悲喜同牀而不察並世而

不聞情之所不能堪因發於呻吟調笑之聲胸次釋然而聞者亦有所勸勉比律呂而可歌列干羽而可舞是詩之美也其發為訕謗侵陵引頸以承戈披襟而受矢以快一朝之忿者人皆以為詩之禍是失詩之旨非詩之過

又云寧律不諧而不可使句弱寧字不工而不可使語俗此庾開府之所長也然有意於詩者也至於淵明所謂不煩絕削而自合者雖然巧於斤斧者多疑其拙窘

於櫟括者輒病其放孔子曰甯武子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然淵明之拙與放豈可為不知道哉要當與一丘一壑者共之耳

冷齋夜話載魯直云詩意無窮人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無窮之意雖少陵淵明不得工也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語謂之換骨法規摹其意而形容之謂之奪胎法如鄭谷十日菊曰自緣今日人心別未必秋香一夜衰此意甚佳病在氣不長曾子固曰詩當使人一覽語盡而

意有餘荆公菊詩云千花百卉凋零後始見閑人把一枝東坡則曰萬事到頭都是夢休休明日黃花蝶也愁又如李白詩曰鳥飛不盡暮天碧又青天盡處沒孤鴻然其病如前所論山谷詩云不知眼界濶多少白鳥去盡青天回荆公云一日君家把酒杯六年波浪與塵埃不知烏石江邊路到老相尋得幾回樂天詩曰臨風杪秋木對酒長年人醉貌如霜葉雖紅不是春東坡云兒童悞喜朱顏在一笑那知是酒紅凡此之類皆奪胎法

也

蘇尚書符東坡先生之孫嘗與人論詩或曰前輩所好不同如文忠公於常建詩愛其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謂此景與意會常欲道之而不得也至山谷乃愛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則與文忠公異矣又二公所愛和靖梅花詩亦然公曰祖父謂老杜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以為古今絕唱此乃祖父於此有妙悟處他人未易曉也大凡文字須是自得自到不可隨人轉也

倣倣古人平易句而不得其意義甚可笑如盧仝詩有
云不啣啍鈍漢非其篇前後意義自可掩口矣寧可倣
之耶韓吏部古詩高卓至其律詩雖可稱善要自有不
工者而好韓之人句句稱述未可謂然也韓詩云老翁
真箇似童兒汲井埋盆作小池此直諧語以為戲爾歐
陽永叔江鄰幾論韓雪詩以隨車翻縞帶逐馬散銀盃
為不工而以坳中初蓋底凸處遂成堆為勝不知正得
韓意否永叔云知聖俞者莫如修常問聖俞生平所最

好句聖俞所自負者皆修所不好聖俞所卑下者皆修所稱賞云知音之難如是其評古人之詩得無似之乎六一居士曰聖俞嘗語予詩家雖率意而造語亦難若意新語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為善也必能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然後為至矣賈島云竹籠拾山果瓦瓶擔石泉姚合云馬隨山鹿放雞逐野禽棲等是山邑荒僻官况蕭條不如縣古槐根出官清馬骨高為工也予曰語之工者固如是狀難寫之景

含不盡之意何詩為然聖俞曰作者得於心覽者會以
意殆難指陳以言也雖然亦可畧道其彷彿若嚴維柳
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則天容時態融和駘蕩豈不如
在目前乎又若溫庭筠雞聲茅店月人迹板橋霜賈島
怪禽啼曠野落日恐行人則道路辛苦羈愁旅思豈不
見於言外乎

山谷云予評李白詩如黃帝張樂於洞庭之野無首無
尾不主故常非墨工輒人所可擬議吾友黃介讀李杜

優劣論曰論文正不當如此子以為知言及觀其藁書大類其詩彌使人遠想慨然白在開元至德間不以能書傳今其行草殊不減古人蓋所謂不煩繩削而自合者歟謝康樂庾義成之於詩鑪錘之功不遺力也然陶彭澤之墻數仞謝庾未能窺其彷彿者何哉蓋二子者有意於俗人贊毀其工拙淵明直寄焉耳又云歐陽文忠公極賞林和靖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之句而不知和靖別有詠梅一聯云雪後園林才半樹

水邊籬落忽橫枝似勝前句不知文忠公何緣去此而賞彼文章大槩亦如女色好惡繫於人

參寥嘗與客評詩客曰世間故實小說有可以入詩者有不可以入詩者唯東坡全不揀擇入手使用如街談巷說一經坡手似神仙點瓦礫為黃金自有妙處參寥曰老坡牙頰間別有一副爐鞴他人豈可學耶座客無不以為然

珊瑚詩話

張表臣

予讀杜詩云江漢思歸客乾坤一腐儒功業頻看鏡行
藏獨倚樓歎其含蓄如此及云虎氣必騰上龍身寧久
藏蛟龍得雲雨鵬鶚在秋天則又駭其奮迅也草深迷
市井地僻懶衣裳經心石鏡月到面雪山風愛其清曠
如此及云退朝花底散歸院柳邊迷君隨丞相後我住
日華東則又怪其華艷也久客得無淚故妻難及晨囊
空恐羞澀留得一錢看嗟其窮愁如此及云香霧雲鬟
濕清輝玉臂寒笑時花近鬢舞罷錦纏頭則又疑其侈

麗也至讀識歸龍鳳質威定虎狼都風塵三尺劍社稷
一戎衣則又見其發揚而蹈厲矣五聖聯龍袞千官列
鴈行聖圖天廣大宗祀日光輝則又得其雄深而雅健
矣許身一何愚自比稷與契雖乏諫諍姿恐君有遺失
則又知其許國而愛君也對食不能食我心殊未諧人
生無家別何以為烝黎則知其傷時而憂民也未聞夏
商衰中自誅褒妲堂堂太宗業植立甚宏達斯則隱惡
揚善而春秋之義耳巡非瑤水遠迹是雕牆後天王守

太白竚立更搔首斯則憂深思遠而詩人之旨耳至於
上有鬱藍天垂光抱瓊臺風帆倚翠蓋暮把東皇衣乃
神仙之致耶惟有摩尼珠可照濁水源欲問第一義回
向心地初乃佛乘之義耶嗚呼有能窺其一二者便可
名家況深造而具體者乎此子所以稚齒服膺華顛未
至也

詩以含蓄天成為上破碎雕鏤為下如楊大年西崑體
非不佳也而弄斤操斧太甚所謂七日而混沌死也

元遺山云詩以意義為主文詞次之或意深義高雖文詞平易自是奇作世人見古人語句平易倣倣之而不得其意義便入鄙野可笑謝朝華之已披啓夕秀於未振學詩者尤當領此陳腐之語固不必涉筆知求去陳腐而翻為怪怪奇奇不可致詰之語以欺人不獨欺人而且自欺誠學者之大病也

詩以意為主又須篇中鍊句句中鍊字乃得其工耳以氣韻清高深眇者絕以格力雅健雄豪者勝元輕白俗

郊寒島瘦皆其病也

古人作詩正以風調高古為主雖意遠語疎皆為佳作
後人有切近酌當而氣格凡下者終使人可憎

有道之士胸中過人落筆便造妙處彼淺陋之人雕琢
肝肺不過僅能嘲風弄月而已

石林詩話

葉夢得

王荆公晚年詩律尤精嚴造語用字間不容髮然意與
言會言隨意遣渾然天成殆不見有牽率排比處如含

風鳴綠鱗鱗起弄日鶯黃裊裊垂讀之初不覺有對偶
至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但見舒閒容與
之態耳而字字細考之皆經櫟括權衡者其用意亦深
刻矣嘗與葉致遠諸人和頭字韻詩往返數四其末篇
有云名譽子真矜谷口事功新息困壺頭以谷口對壺
頭其精切如此後數月復取本追改云豈愛京師傳谷
口但知鄉里勝壺頭今集中兩本並存

詩之用事不可牽強必至於不得不用而後用之則事

辭為一莫見其安排闢湊之迹蘇子瞻嘗為人作挽詩云豈意日斜庾子後忽驚歲在己辰年此乃天生作對不假人力

池塘生春草園林變夏禽世多不解此語為工蓋欲以奇求之耳此語之工正在無所用意猝然與景相遇借以成章不假繩削故非常情所能到詩家妙處當須以此為根本而思苦言艱者往往不悟

賀鑄字方回言學詩於前輩得八句云平澹不流於淺

俗奇古不隣於怪僻題詠不窘於物象叙事不病於聲
律比興深者通物理用事工者如已出格見於成篇渾
然不可鑄氣出於言外浩然不可屈盡心於詩守此勿
失

臞翁詩評

孫器之

因暇日與弟姪輩評古今諸名人詩魏武帝如幽燕老
將氣韻沉雄曹子建如三河少年風流自賞鮑明遠如
飢鷹獨出奇矯無前謝康樂如東海揚帆風日流麗陶

彭澤如絳雲在霄舒卷自如王右丞如秋水芙蓉倚風
自笑韋蘇州如園客獨繭暗合音徽孟浩然如洞庭始
波木葉微脫杜牧之如銅丸走坂駿馬注坡白樂天如
山東父老課農桑言言皆實元微之如李龜年說天寶
遺事貌悴而神不傷劉夢得如鏤冰雕瓊流光自照李太
白如劉安雞犬遺響白雲覈其歸存恍無定處韓退之
如囊沙背水惟韓信獨能李長吉如武帝食露盤無補
多愁孟東野如埋泉斷劍卧壑寒松張籍如優工行鄉

飲醕獻秩如時有詠氣柳子厚如高秋獨眺霽晚孤吹
李義山如百寶流蘇千絲鐵網綺密瓌妍要非適用本
朝蘇東坡如屈注天潢倒連滄海變眩百怪終歸雄渾
歐公如四瑚八璉止可施之宗廟荆公如鄧艾縋兵入
蜀要以嶮絕為功山谷如陶弘景祇詔入宮析理談玄
而松風之夢故在梅聖俞如關河放溜瞬息無聲秦少
游如時女步春終傷婉弱陳後山如九臯獨唳深林孤
秀冲寂自妍不求識賞韓子蒼如梨園按樂排比得倫

呂居仁如散聖安禪自能奇逸其他作者未易殫陳獨唐杜工部如周公制作後世莫能擬議

詩評

嚴羽

禪家者流乘有大小宗有南北道有邪正學者須從最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義若小乘禪聲聞辟支果皆非正也論詩如論禪漢魏晉與盛唐之詩則第一義也大歷以還之詩則小乘禪也已落第二義矣晚唐之詩則聲聞辟支果也學漢魏晉與盛唐之詩者臨濟下也學

大厯以還之詩者曹洞下也大抵禪道惟在妙悟詩道亦在妙悟且孟襄陽學力下韓退之遠甚而其詩獨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惟悟乃為當行乃為本色然悟有淺深有分限有透徹之悟有但得一知半解之悟漢魏尚矣不假悟也謝靈運至盛唐諸公透徹之悟也他雖有悟者皆非第一義也吾評之非僭也辯之非妄也天下有可廢之人無可廢之言詩道如是也若以為不然則是見詩之不廣參詩之不熟耳試取漢魏之

詩而熟參之次取晉宋之詩而熟參之次取南北朝之
詩而熟參之次取沈宋王楊盧駱陳拾遺之詩而熟參
之次取開元天寶諸家之詩而熟參之次獨取李杜二
公之詩而熟參之次盡取晚唐諸家之詩而熟參之又
取本朝蘇黃以下諸家之詩而熟參之其真是真非自
有不能隱者儻猶於此而無見焉則是野狐外道蒙蔽
其真識不可救藥終不悟也夫學詩者以識為主入門
須正立志須高以漢魏晉盛唐為師不作開元天寶以

下人物若自退屈即有下劣詩魔入其肺腑之間由立志之不高也行有未至可加工力路頭一差愈鶩愈遠由入門之不正也故曰學其上僅得其中學其中斯為下矣又曰見過於師僅堪傳授見與師齊減師半德也工夫須從上做下不可從下做上先須熟讀楚詞朝夕諷詠以為之本及讀古詩十九首樂府四篇李陵蘇武漢魏五言皆須熟讀即以李杜二集枕籍觀之如今人之治經然後博取盛唐名家醞釀胸中久之自然悟入

雖學之不至亦不失正路此乃是從頂竈上做來謂之
向上一路謂之直截根源謂之頓門謂之單刀直入也
夫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然非多讀
書多窮理則不能極其至所謂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
上也詩者吟詠性情也盛唐諸人惟在興趣羚羊掛角
無跡可求故其妙處透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
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近代
諸公乃作奇特鮮會遂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以議

論為詩夫豈不工終非古人之詩也蓋於一唱三嘆之音有所歎焉且其作多務使事不問興致用字必有來歷押韻必有出處讀之反覆終篇不知著到何在其末流甚者叫噪怒張殊乖忠厚之風殆以罵詈為詩詩而至此可謂一厄也然則近代之詩無取乎曰有之吾取其合於古人者而已國初之詩尚沿襲唐人王黃州學白樂天楊文公劉中山學李商隱盛文肅學韋蘇州歐陽公學韓退之古詩梅聖俞學唐人平淡處至東坡山

谷始自出已意以為詩唐人之風變矣山谷用工尤為深刻其後法席盛行海內稱為江西宗派近世趙紫芝翁靈舒輩獨喜賈島姚合之詩稍稍復就清苦之風江湖詩人多效其體一時自謂之唐宗不知止入聲聞辟支之果豈盛唐諸公大乘正法眼者哉嗟乎正法眼之無傳久矣唐詩之說未唱唐詩之道或有時而明也今既唱其體曰唐詩矣則學者謂唐詩誠止於是耳得非詩道之重不幸耶故予不自量度輒定詩之宗旨且借

禪以為喻推原漢魏以來而截然謂當以盛唐為法

後捨

漢魏而獨言盛唐者謂古律之體備也

雖獲罪於世之君子不辭也

學詩先除五俗一曰俗體二曰俗意三曰俗句四曰俗字五曰俗韻有語忌有語病語病易除語忌難除語病古人亦有之惟語忌則不可有須是本色須是當行對句好可得結句好難得發句好尤難得發端忌作舉止收拾貴在出場不必太著題不必多使事押韻不必有出處用事不必拘來歷下字貴響造語貴圓意貴透徹

不可隔靴搔痒語貴脫洒不可拖泥帶水最忌骨董最忌趁貼語忌直意忌淺脉忌露味忌短音韻忌散緩亦忌迫促詩難處在結裹譬如番刀須用北人結裹若南人便非本色須參活句勿參死句詞氣可頡頑不可乖崖律詩難於古詩絕句難於八句七言律詩難於五言律詩五言絕句難於七言絕句學詩有三節其初不識好惡連篇累牘肆筆而成既識羞愧始生畏縮成之極難及其透徹則七縱八橫信手拈來頭頭是道矣看詩

著金剛眼睛庶不眩於旁門小法

漢魏古詩氣象渾沌難以句摘晉以還方有佳句如淵明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謝靈運池塘生春草之類謝所以不及陶者康樂之詩精工淵明之詩質而自然耳謝靈運之詩無一篇不佳黃初之後惟阮籍詠懷之作極爲高古有建安風骨晉人舍陶淵明阮嗣宗外惟左太沖高出一時陸士衡獨在諸公之下顏不如鮑鮑不如謝文中子獨取顏非也建安之作全在氣象不可

尋枝摘葉靈運之詩已是徹首尾成對句矣是以不及建安也九章不如九歌九歌哀郢尤妙前輩謂大招勝招魂不然擬古惟江文通最長擬淵明似淵明擬康樂似康樂擬左思似左思擬郭璞似郭璞獨擬李都尉一首不似西漢耳雖謝康樂擬鄴中諸子之詩亦氣象不類至於劉玄休擬行行重行行等篇鮑明遠代君子有所思之作仍是其自體耳蘇子卿詩幸有絃歌曲可以喻中懷請為遊子吟冷冷一何悲絲竹屬清聲慷慨有

餘哀長歌正激烈中心愴以摧欲展清商曲念子不能
歸今人觀之必以為一篇重複之甚豈特如蘭亭絲竹
管絃之語耶古詩正不當以此論之也

大厯以前分明別是一副言語晚唐分明別是一副言
語本朝諸公分明別是一副言語如此見方許具隻眼
盛唐人有似麓而非麓處有似拙而非拙處謝朓之詩
已有全篇似唐人者當觀其集方知之我昱在盛唐為
最下已濫觴晚唐矣我昱之詩有絕似晚唐者權德輿

之詩却有絕似盛唐者權德輿或有似韋蘇州劉長卿處馬戴在晚唐諸人之上劉滄呂溫亦勝諸人李瀕不全是晚唐間有似劉隨州處大厯以後吾所深取者李長吉柳子厚劉言史權德輿李涉李益耳大厯後劉夢得之絕句張籍王建之樂府吾所深取耳

李杜二公正不當優劣太白有一二妙處子美不能道子美有一二妙處太白不能作子美不能為太白之飄逸太白不能為子美之沉鬱太白夢遊天姥吟遠離別

等子美不能道子美北征兵車行垂老別等太白不能作論詩以李杜為準挾天子以令諸侯也少陵詩法如孫吳太白詩法如李廣少陵如節制之師觀太白詩者要識真太白處太白天材豪逸語多率然而成者學者於每篇中要識其安身立命處可也太白發句謂之開門見山李杜數公如金鵝擘海香象渡河下視郊島輩直垂吟草間耳人言太白仙材長吉鬼才不然太白天仙之詞長吉鬼仙之詞耳玉川之怪長吉之瑰詭天地

間自欠此體不得高岑之詩悲壯讀之使人感慨孟郊之詩刻苦讀之使人不懽唐人惟柳子厚深得騷學退之李觀皆所不及若皮日休九諷不足為騷韓退之琴操極高古正是本色非唐賢所及釋皎然之詩在唐諸僧之上孟郊之詩憔悴枯槁其氣局促不伸退之許之如此何邪詩道本正大孟郊自為之艱阻耳孟浩然之詩諷詠之久有金石宮商之聲唐人七言律詩當以崔灝黃鶴樓為第一集句惟荆公最長胡笳十八拍泯然

天成絕無痕跡如蔡文姬肝肺間流出

西清詩話

蔡條

王荆公在蔣山時以近製示蘇子瞻中有騷語云積李
兮縞夜崇桃兮炫晝子瞻曰自屈宋沒後曠千餘年無
復離騷句法乃今見之荆公曰非子瞻見諛某自負亦
如此

蘇子瞻奉祠西太乙宮見荆公舊題六言詩曰楊柳鳴
蜩綠暗荷花落日紅酣三十六陂春水白頭想見江南

注目久之曰此老野狐精也

蘇子瞻渡江至儀真和荊公遊蔣山詩後寄示荊公公
亟取讀至峰多巧障日江遠欲浮天撫几歎曰老夫一
生作詩無此二句

蘇轍城云子瞻諸文皆有奇氣至赤壁賦彷彿屈原宋
玉之作漢唐諸公莫及也

王荊公詩議

羅大經

荊公詩云謀臣本自繫安危賤妾何能作禍基但願君

王誅宰嚭不愁宮裏有西施夫姐已者飛廉惡來之所
寄也褒姒者聚子膳夫之所寄也太真者林甫國忠之
所寄也女寵蠱君心而後憊壬階之以進依之以安大
臣格君之事必以遠聲色為第一義而謂不愁宮裏有
西施何哉范蠡霸越之後脫屣富貴扁舟五湖可謂一
塵不染矣然猶挾西施以行蠡非悅其色也蓋懼其復
以蠱吳者而蠱越則越不可保矣於是挾之以行以絕
越之禍基蠡雖去越未嘗忘越也曾謂荊公之見而不

及蟲乎惟管仲之告齊桓公以豎刁易牙開方為不可
用而謂聲色為不害霸與荆公之論略同其論商鞅曰
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夫二帝三王之政
何嘗不行奚獨有取於鞅哉東坡曰商鞅韓非之刑非
舜之刑所以用刑者則舜之術也此說猶回護不如荆
公之直截無忌憚其詠昭君曰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
樂在相知心推此言也苟心不相知臣可以叛其君妻
可以棄其夫乎其視白樂天黃金何日贖蛾眉之句蓋

天淵懸絕也其論馮道曰屈已利人有諸菩薩之行唐
質肅折之曰道事十主更四姓安得謂之純臣荆公乃
曰伊尹五就湯五就桀亦可謂之非純臣乎其強辯如
此又曰有伊尹之志則放其君可也有周公之志則誅
其兄可也有周后妃之志則求賢審官可也似此議論
豈特執拗而已真悖理傷道也荀卿立性惡之論法後
王之論李斯得其說遂以亡秦今荆公議論過於荀卿
身試其說天下既受其毒矣章蔡祖其說而推演之加

以凶險安得不產靖康之禍乎荆公論韓信曰貧賤侵凌富貴驕功名無復在芻蕘將軍北面師降虜此事人間久寂寥論曹參曰束髮山河百戰功白頭富貴亦成空華堂不著新歌舞却要區區一老翁二詩意却甚正然其當國也偏執已見凡諸君子之論一切指為流俗曾不如韓信之師李左車曹參之師蓋公又何也

答章秀才論詩書

宋 濂

承書知學詩弗倦且疑歷代詩人皆不相師旁引曲證

疊疊數百言自以為確乎弗拔之論濫竊以謂容或有
未盡者請以所聞質之可乎三百篇勿論已姑以漢言
之蘓子卿李少卿非作者之首乎觀二子之所著紆曲
凄惋實宗國風與楚人之辭二子既沒繼者絕少下逮
建安黃初曹子建父子起而振之劉公幹王仲宣力從
而輔翼之正始之間嵇阮又疊作詩道於是乎大盛然
皆師少卿而馳騁於風雅者也自時厥後正音衰微至
太康復中興陸士衡兄弟則倣子建潘安仁張茂先張

景陽則學仲宣左太冲張季鷹則法公幹獨陶元亮天
分之高其先雖出於太冲景陽究其所自得直超建安
而上之高情遠韻殆猶太羹充飴不假鹽醯而至味自
存者也元嘉以還三謝顏鮑為之首三謝亦本于建而
雜參於郭景純延之則祖士衡明遠則效景陽而氣骨
淵然駸駸有西漢風餘或傷於刻鏤而乏雄渾之氣較
之太康則有間矣永明而下抑又甚焉沈休文拘於聲
韻王元長局於褊迫江文通過於摹擬陰子堅涉於淺

易何仲言流於瑣碎至於徐孝穆庾子山一以婉麗為
宗詩之變極矣然而諸人雖或遠式子建越石近宗靈
運玄暉方之元嘉則又有不逮者焉唐初承陳隋之弊
多尊徐庾遂致頽靡不振張子壽蘇廷碩張道濟相繼
而興各以風雅為師而盧升之王子安務欲凌跨三謝
劉希夷王昌齡沈雲卿宋少連亦欲蹴駕江薛固無不
可者柰何溺於久習終不能改其舊甚至以律法相高
蓋有四聲八病之嫌矣唯陳伯玉痛懲其弊專師漢魏

而友景純淵明可謂挺然不羣之士復古之功於是為
大開元天寶中杜子美復繼出上薄風雅下該沈宋才
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真所
謂集大成者而諸作皆廢矣並時而作有李太白宗風
騷及建安七子其格極高其變化若神龍之不可羈有
王摩詰依倣淵明雖運詞清雅而萎弱少風骨有韋應
物祖襲靈運能一寄穠鮮於簡淡之中淵明以來蓋一
人而已他如岑參高達夫劉長卿孟浩然元次山之屬

咸以興寄相高取法建安至於大厯之際錢郎遠師沈
宋而苗崔盧耿吉李諸家亦皆本伯玉而宗黃初詩道
於是為最盛韓柳起於元和之間韓初效建安晚自成
家勢若掀雷抉電撐決於天地之垠柳斟酌陶謝之中
而措辭竊眇清妍應物而下亦一人而已元白近於輕
俗王張過於浮麗要皆同師於古樂府賈浪仙獨變入
僻以矯艷於元白劉夢得步驟少陵而氣韻不足杜牧
之沉涵靈運而句意尚奇孟東野陰祖沈謝而流於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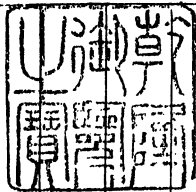
澀盧仝則又自出新意而涉於怪詭至於李長吉溫飛卿李商隱段成式專誇靡曼雖人人各有所師而詩之變又極矣比之大厯尚有所不逮況厠之開元哉過此以往若朱慶餘項子遷李文山鄭守愚杜彥之吳子華輩則又駁乎不足議也宋初襲晚唐五季之弊天聖以來晏同叔錢希聖劉子儀楊大年數人亦思有以革之第皆師於義山全乖古雅之風迨王元之以邁世之豪俯就繩尺以樂天為法歐陽永叔痛矯西崑以退之為

宗蘇子美梅聖俞介乎其間梅之覃思精微學孟東野
蘇之筆力橫絕宗杜子美亦頗號為詩道中興至若王
禹玉之踵微之盛公量之祖應物石延年之效牧之王
介甫之原三謝雖不絕似皆常得其髣髴者元祐之間
蘇黃挺出雖曰共師李杜而競以己意相高而諸作又
廢矣自此以後詩人迭起或波瀾富而句律疎或煅煉
精而情性遠大抵不出於二家觀於蘇門四學士及江
西宗派諸詩蓋可見矣陳去非雖晚出乃能因崔德符

而歸宿於少陵有不為流俗之所移易馴至隆興乾道之時尤延之之清婉楊廷秀之深刻范至能之宏麗陸務觀之敷腴亦皆有可觀者然終不離天聖元祐之故步去盛唐為益遠下至蕭趙二氏氣局荒頽而音節促迫則其變又極矣由此觀之詩之格力崇卑固若隨世而變遷然謂其皆不相師可乎第所謂相師者或有異焉其上焉者師其意辭固不似而氣象無不同其下焉者師其辭辭則似矣求其精神之所寓固未嘗近也然

唯深於此興者乃能察知之爾雖然為詩當自名家然後可傳於不朽若體規畫圓準方作矩終為人之臣僕尚烏得謂之詩哉何者詩乃吟咏性情之具而所謂風雅頌者皆出於吾之一心特因事感觸而成非智力之所能增損也古之人其初雖有所沿襲末復自成一家言又豈規規然必於相師者哉嗚呼此未易為初學道也近來學者類多自高操觚未能成章輒濶視前古為無物且揚言曰曹劉李杜蘇黃諸作雖佳不必師吾即

師師吾心耳故其所作往往猖狂無倫以揚沙走石為
豪而不復知有冲和純粹之音可勝歎哉可勝歎哉



稗編卷七十四